

抑郁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 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任丽杰¹ 韩宪国²

1. 上海海关学院，上海；

2.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摘要 | 目的：探讨情绪调节策略在抑郁影响大学生自杀意念过程中的作用。方法：采用简明抑郁—幸福感受量表（the short depression-happiness scale, SDHS）、自杀意念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 PANSI）和情绪调节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ERS）对583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抑郁与重新评价显著负相关，与表达抑制、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重新评价与自杀意念显著负相关，表达抑制与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2）中介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抑郁能够正向预测自杀意念，具体来说，抑郁可通过减少重新评价和增加表达抑制影响自杀意念。结论：培养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有利于降低抑郁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危害。

关键词 | 抑郁；自杀意念；情绪调节策略；中介作用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前言

自杀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1][2]}，大学生自杀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3]。研究表明大学生自杀率是其他同龄人群的2~4倍^[4]。在我国，大学生自杀是除意外伤害外导致死亡的第二位死因^[5]，且近十年大学生自杀未遂的检出率显著上升^[6]，因此，及早识别自杀相关的表现在预防和干预自杀危机中至关重要^[7]。临床研究发现，在自杀死亡者中约有80%在行动前以各种形式表露过自杀念头^[8]。这种自杀的念头就是自杀意念（Suicide Ideation），它描述的是个体想结束自己生命的一种心理活动^[9]。自杀意念作为自杀死亡和自杀未遂者的早期心理活动，是自杀发生前的重要环节。了解自杀意念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能为识别和预防自杀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10]，研究抑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22JDSZ312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2ZSH004）。

作者简介：任丽杰，上海海关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文章引用：任丽杰，韩宪国. 抑郁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J]. 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3, 5(11): 1156-1163.

<https://doi.org/10.35534/pc.0511135>

郁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及其机制，对于维护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抑郁是影响自杀的重要风险因子，一直以来受到研究者广泛关注^[11]。贝克（Beck）认为抑郁是由个体对自己、对世界，以及对未来的消极认知引起^[12]。这种消极的僵化认知会导致个体体验较强的心理痛苦，产生绝望感，容易导致抑郁个体产生自杀意念与自杀行为^[13]。大量研究支持抑郁和自杀症状间的关系^[14]。然而，并非所有的抑郁个体都会选择自杀，也并非所有的自杀尝试都发生在个体的抑郁发作期^[15]，抑郁和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鉴于情绪调节困难是抑郁的核心症状^[16]，情绪调节策略可能是抑郁和自杀意念关系中的重要的中介变量。根据格罗斯（Gross, 1998）提出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包括重新评价和表达抑制。重新评价是指重新赋予情绪刺激一个不同以往的意义，表达抑制是指在外在行为上隐藏自己内在的情绪体验^[17]。作为先行关注策略，重新评价往往发生在情绪产生早期，是一种适应性策略，而表达抑制则是反应关注策略，往往发生在情绪产生的晚期^[18]。由于表达抑制策略会降低行为表达，却无法减少情绪体验，故常被认为是一种非适应性策略^[19]。李艳兰^[20]研究发现，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会触发自杀意念，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则能避免自杀意念。焦彬等人^[21]发现，消极情绪调节不仅直接促进自杀意念产生，而且通过抑郁间接影响自杀意念。可见，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可能是自杀意念形成的保护因素，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则可能是自杀意念形成的危险因素。

然而，以往研究表明，抑郁使得个体更倾向于选择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较少使用积极的情绪表达策略^[22]。一方面，抑郁使得个体对积极刺激反应减少，适应性降低^[23]。另一方面，抑郁使得个体对消极刺激具有注意偏向^[24]，会习惯性地当前情境评价为消极情境而非积极情境^[25]。较高的抑郁会很少对先前解释做出重新评价^[26]，更倾向于使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如表达抑制^[27]。因此，情绪调节策略可能在抑郁和自杀意念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抑郁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并检验情绪调节策略在其间的中介作用。具体来说，重新评价可能是抑郁预测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子，表达抑制可能是抑郁预测自杀意念的危险性因子。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借助互联网问卷平台共发放 659 份问卷，将答题过快（ $<M_{\text{答题时间}} - 1SD_{\text{答题时间}}$ ）或过慢（ $>M_{\text{答题时间}} + 3SD_{\text{答题时间}}$ ）、所有条目勾选相同选项的量表数量超过总数一半，以及呈现规律性答题模式的问卷均视为废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583 份，有效率为 88.47%。其中，男生 324 人（55.6%），女生 259 人（44.4%）；大一 87 人（14.9%），大二 236 人（40.5%），大三 193 人（33.1%），大四 67 人（11.5%）；被试平均年龄 21.20 岁，标准差为 1.97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抑郁

采用约瑟夫（Joseph）等人^[28]修编并经过王鑫强等人^[29]修订简明抑郁—幸福感量表（the short

depression – happiness scale, SDHS) 考察大学生抑郁得分水平。该量表条目从 Beck 抑郁自评量表中抽取或改编而来, 要求被试报告最近一周所经历的积极或消极的情感(感受), 所得评分可用于评估抑郁状态到幸福状态的变化程度, 且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水平^[28]。量表共有 6 个条目, 采用李克特四级计分方式, 1= 从未, 4= 经常, 得分越高表示被试体验的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为 0.64。

2.2.2 自杀意念

采用由奥斯曼(Osman)等人^[30]编制, 王学志等人^[31]翻译修订的自杀意念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 PANSI)。量表共有 14 题, 包含积极自杀意念(6 题)及消极自杀意念(8 题)两个维度。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方式, “1”表示从未如此, “5”表示一直如此。积极自杀意念题目反向计分后, 与消极自杀意念题目加总, 分值越高表示自杀意念程度越强。以往研究发现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水平^[32]。本研究中该量表克隆巴赫系数为 0.87。

2.2.3 情绪调节策略

情绪调节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ERS)是由王力等^[33]为准确评估个体使用情绪调节策略的差异, 基于格罗斯(Gross)^[17]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编制而成的。该量表主要评估重新评价和表达抑制两种调节策略。量表包含 14 个条目, 每种调节策略各有 7 个条目, 皆包括评估对 5 种基本情绪(厌恶、愤怒、悲伤、恐惧和快乐)进行调节的条目, 以及 2 个从总体上评估个体是否经常使用这一策略的条目。量表采用 7 级评分, 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被试所得分值越高说明情绪调节策略使用越频繁, 越有能力对情绪进行调整。以往研究发现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水平^[33]。本研究中重新评价和表达抑制分量表的克隆巴赫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 0.88 和 0.86。

2.3 研究程序与分析思路

本研究通过线上问卷法进行数据收集。施测时在指导语中说明研究内容和目的、课题研究的意义和内容、答案无关对错、匿名, 以及保密原则。答题时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作答, 完成问卷后被试可领取一份小红包。本研究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 以及中介效应检验均在 SPSS 24.0 中完成, Mplus 7.4 完成共同方法因子控制法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由于本研究各变量均采用自我报告获得, 为降低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在问卷设计时尽可能多地在实测程序上进行控制, 比如, 匿名作答、平衡问卷正反题、适度变更指导语及计分方式等。数据回收后, 采用两种不同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1)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34], 对全部变量使用未经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最终得到 5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 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6.14%, 远小于 40% 的临界值; (2) 共同方法因子控制法^[35], 将全部变量公因子设定为 1, 变量所有条目均作为外显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拟合指数不理想($\chi^2/df=10.662$, CFI=0.464, TLI=0.430, RMSEA=0.129, SRMR=0.225)。综合两种检验方法可知, 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

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抑郁与重新评价显著负相关，与表达抑制、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重新评价与自杀意念显著负相关，表达抑制与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重新评价与表达抑制显著正相关；年级、性别与所有变量相关均不显著。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变量	$M \pm SD$	1	2	3	4	5	6
1. 年级	—	—					
2. 性别	—	—	—				
3. 抑郁	13.07 ± 3.35	-0.02	-0.04	1.00			
4. 重新评价	35.34 ± 7.24	0.04	0.05	-0.25***	1.00		
5. 表达抑制	33.17 ± 7.77	0.03	-0.01	0.09*	0.66***	1.00	
6. 自杀意念	34.46 ± 11.16	0.03	-0.07	0.73***	-0.22***	0.13**	1.00

注：性别：0= 男，1= 女；年级：0= 一年级，1= 二年级，2= 三年级，3= 四年级。*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下同。

3.3 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取 SPSS 软件 PROCESS 2.16.3 插件中的 Model 4 检验情绪调节策略（重新评价、表达抑制）在抑郁影响自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由于性别、年级与所有变量相关均不显著，因此分析时并未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方程。此外，将所有变量做标准化处理。中介模型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抑郁负向预测重新评价（ $\beta = -0.24$ ， $p < 0.001$ ，95%CI= [-0.31, -0.16]），重新评价负向预测自杀意念（ $\beta = -0.19$ ， $p < 0.001$ ，95%CI= [-0.27, -0.10]）；抑郁正向预测表达抑制（ $\beta = 0.09$ ， $p = 0.023$ ，95%CI= [0.01, 0.17]），表达抑制正向预测自杀意念（ $\beta = 0.19$ ， $p < 0.001$ ，95%CI= [0.11, 0.28]）；抑郁正向预测自杀意念的直接效应显著（ $\beta = 0.67$ ， $p < 0.001$ ，95%CI= [0.61, 0.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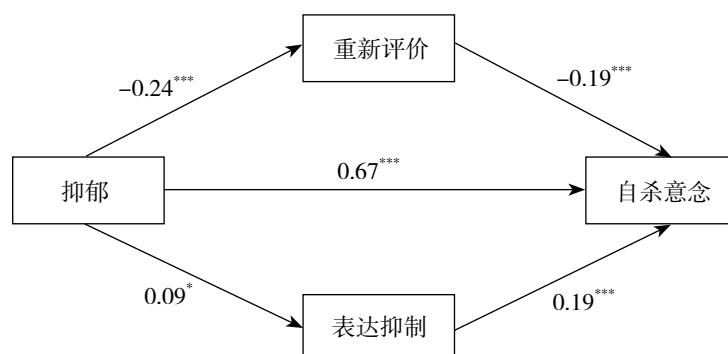


图 1 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效应路径图

Figure 1 The mediation effect path map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如表2所示，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抑郁通过情绪调节策略影响自杀意念的总间接效应为0.062，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零，情绪调节策略中介效应成立，间接效应量占总效应的8.45%。具体来看，抑郁通过重新评价影响自杀意念的中介效应量为0.044，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零（Ind1），重新评价的中介效应显著。抑郁通过表达抑制影响自杀意念的中介效应量为0.017，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零（Ind2），表达抑制的中介效应显著。

表2 抑郁对自杀意念的中介效应量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on suicidal ideation

路径	效应量	标准误	95% 置信区间
总间接效应	0.062	0.01	[0.03, 0.09]
Ind1: 抑郁→重新评价→自杀意念	0.044	0.01	[0.02, 0.07]
Ind2: 抑郁→表达抑制→自杀意念	0.017	0.01	[0.002, 0.04]

4 讨论

相关分析发现，抑郁与重新评价显著负相关，与表达抑制、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这与原有研究结果一致^[36]。抑郁的个体较少使用重新评价，更倾向于选择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抑郁个体的这种情绪调节策略与更高水平的抑郁症状有关^[37]，从而使得抑郁个体具有比较高的自杀风险^[38]。研究发现，重新评价与自杀意念显著负相关，表达抑制与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这与原有研究结果一致^[20]。重新评价是一种适应性策略，通过重新评价可以帮助个体降低消极情绪对自己的影响和意义，从而使个体更少消极的情绪体验，相对应的由消极情绪引发的连锁反应如自杀意念也会降低。而表达抑制是一种非适应性的策略，采用表达抑制策略的个体，行为表达减少但是消极情绪体验没有降低^[19]，这就容易使得处于抑郁中的个体长期沉浸在消极情绪中难以自拔，抑郁程度加重，更有可能产生自杀意念^[21]。

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策略在抑郁预测自杀意念的作用中起中介的作用，但是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的工作机制不同，其中抑郁通过重新评价负向预测自杀意念，抑郁通过表达抑制正向预测自杀意念，所以重新评价是抑郁预测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子，表达抑制是抑郁预测自杀意念的危险性因子。抑郁是自杀的危险性因素已被学界普遍公认^[39]。进一步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关系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已有研究对抑郁预测自杀意念的危险性因素研究较多，如绝望感、心理痛苦等^[40]，但是对于保护性因素研究较少。本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策略既可能是抑郁预测自杀意念的危险性因素也可能是保护性因素。

情绪调节，是指个体为了达成情绪调节目标而使用情绪调节策略来调控自身的情绪体验、生理反应和行为表现^[19]。抑郁个体习惯于使用表达抑制这种非适应情绪调节策略，而较少使用重新评价这种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22]，这种习惯性的情绪表达策略的使用导致个体更容易陷入抑郁情绪的循环，加重抑郁情绪，从而引发自杀意念。本研究进一步解释了抑郁预测自杀意念的内部心理作用机制，表达抑制会增强抑郁诱发自杀意念的可能性，重新评价会降低抑郁诱发自杀意念的可能性。本研究是从个体可习得的策略的角度剖析了对抑郁预测自杀意念既有保护性又有危险性的因素，这对于后续的干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我们的启示是在针对抑郁个体进行干预的时候，培养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有利于降低抑郁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危害。

近年来,大学生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呈现增加的趋势,陈雨濛等^[6]针对 2010—2020 年中国内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元分析表明,我国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 20.8%,自杀意念检出率为 10.8%。对抑郁进行干预,对于降低大学生自杀风险和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在制定抑郁个体的干预方案时,可以进行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训练,使个体了解表达抑制策略的不足,尽量减少使用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培养个体学习重新评价的情绪调节策略。

参考文献

- [1] Knox K L, Conwell Y, Caine E D. If suicide is a public health problem, what are we doing to prevent it? [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4, 94 (1): 37.
- [2] Luxton D D, June J D, Fairall J M. Social media and suicide: a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 [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2, 102 Suppl 2 (S2): S195.
- [3] Arria A M, O'Grady K E, Caldeira K M, et al. Suicide ide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J]. Arch Suicide Res, 2009, 13 (3): 230-246.
- [4] Nair M K, Russell P S, Shankar S R, et al. Adolescent suicide: Characterizing the need and identifying the predictive factors for preventive consultation or hospitalization in a rural community setting [J]. Int J Adolesc Med Health, 2013, 25 (1): 81-86.
- [5] 刘薇, 黄婉, 舒勃桥. 大学生自杀态度与生活事件的相关研究 [J]. 高教视窗, 2008 (5): 205-206.
- [6] 陈雨濛, 张亚利, 俞国良. 2010—2020 中国内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元分析 [J]. 心理科学进展, 2022, 30 (5): 14.
- [7] Wulz A R, Law R, Wang J, et al. Leveraging data science to enhance suicide prevention research: a literature review [J]. Injury Prevention, 2021: injuryprev-2021-044322.
- [8] Kohut H. How does analysis cure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9] Krug, Etienne.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Vol. 1) [R]. Genèv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185.
- [10] Lam S C. Understanding the phenomena of suicidal ideation in the covid-19 era for suicidal prevention strategy (comment) [M]. JAMA Psychiatry, 2020.
- [11] Troister T, Holden R R. Factorial differentiation among depression, hopelessness, and psychache in statistically predicting suicidality [J]. Measurement &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2013, 46 (1): 50-63.
- [12] Beck A T. Thinking and depression: I. Idiosyncratic content and cognitive distortions [J].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963, 9 (4): 324-333.
- [13] 杜睿, 江光荣. 自杀行为: 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及研究展望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5 (8): 1437-1452.
- [14] Pandey G N, Zhang H, Sharma A, et al. Innate immunity receptors in depression and suicide: upregulated nod-like receptors containing pyrin (nlrs) and hyperactive inflammasomes in the postmortem brains of people who were depressed and died by suicide [J]. Journal of psychiatry & neuroscience: JPN, 2021 (5).

- [15] Harkavy-Friedman J M, Nelson E A, Venarde D F, et al. Suicidal behavior in schizophrenia and schizoaffective disorder: Examining the role of depression [J].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2004, 34 (1): 66-76.
- [16] 张少华, 桑标, 刘影, 等. 不同抑郁症状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差异 [J]. *心理科学*, 2020, 43 (6): 8.
- [17] Gross J J. The Emerging Field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 [J].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998, 2 (3): 71-299.
- [18] Gross J J. Emotion Regulation: Affective, Cognitive,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J]. *Psychophysiology*, 2002 (39): 281-291.
- [19] Gross J J. Emotion regulatio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15, 26 (1): 1-26.
- [20] 李艳兰. 大学生攻击性与情绪调节策略对自杀意念的影响 [J]. *中国学校卫生*, 2013, 34 (6): 3.
- [21] 焦彬, 陆静文, 杨思, 等. 应激性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抑郁与自杀意念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4): 3.
- [22] Schäfer J Ö, Naumann E, Holmes E A, et al.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youth: A meta-analytic review [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7, 46 (2): 261-276.
- [23] Forbes E E, Miller A, Cohn J F, et al. Affect-Modulated Startle in Adults with Childhood-Onset Depression: Relations to Bipolar Course and Number of Lifetime Depressive Episodes [J]. *Psychiatry Research*, 2005 (134): 11-25.
- [24] Ellis A J, Beevers C G, Wells T T. Attention Allocation and Incidental Recognition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 in Dysphoria [J].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011 (35): 425-433.
- [25] Mathews A, MacLeod C.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Emotional Disorders [J].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5 (1): 167-195.
- [26] Gross J J. Emotion Regulation: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In *Handbook of Emotion Regulation* (Vol. 2, pp. 3-20) [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4.
- [27] Carl J R, Soskin D P, Kerns C, et al.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n Emotional Disorders: A Theoretical Review [J].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13 (33): 343-360.
- [28] Joseph S, Linley P A, Harwood J, et al. Rapid assessment of well-being: the short depression-happiness scale (sdhs) [J]. *John Wiley & Sons*, 2004 (4).
- [29] 王鑫强, 廖静怡, 王静, 等. 简明抑郁—幸福感受量表中文版测评成年人的效度和信度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21, 35 (1): 7.
- [30] Osman A, Gutierrez P M, Kopper B A, et al.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 inventory: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98, 82 (3): 783.
- [31] 王学志, 宫火良, 康晓然, 等. 青少年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在高中生应用的信效度分析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1, 19 (8): 3.
- [32] Aloba O, Adefemi S, Aloba T. 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 (pansi) inventory: initial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s a suicide risk screening tool among nigerian university students [J]. *Clinical Medicine Insights Psychiatry*, 2018 (9): 117955731775191.
- [33] 王力, 柳恒超, 李中权, 等. 情绪调节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7, 16

- (9): 3.
- [34] 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 (6): 942.
- [35] 熊红星, 张璟, 叶宝娟, 等. 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及其统计控制途径的模型分析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2, 20 (5): 13.
- [36] Joormann J, Gotlib I H. Emotion regulation in depression: relation to cognitive inhibition [J]. Cogn Emot, 2010, 24 (2): 281–298.
- [37] Joormann J, Stanton C. Accepted manuscript examining emotion regulation in depression: a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M]. Behaviour Research & Therapy, 2016 (86): 35–49.
- [38] 李素萍, 李琳波, 常晓未. 青少年抑郁情绪, 自杀意向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21, 27 (20): 5.
- [39] Cheng A T, Chen T H, Chen C C, et al. Psychosocial and psychiatric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0, 177 (4): 360–365.
- [40] 吴才智, 陈真珍, 于丽霞, 等. 抑郁、绝望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心理痛苦的中介作用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 (6): 5.

The Influence of Depression on Suicidal Ide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Ren Lijie¹ Han Xianguo²

1. Shanghai Customs College, Shanghai;

2.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pression affecting college students' suicidal ideation. Methods: 583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Short Depression-Happiness Scale (SDHS), 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 (PANSI)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ERS). Results: (1)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depress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appraisal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p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reappraisal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and suppress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2) The mediation model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depression can positively predict suicidal ideation. Specifically, depression can affect suicidal ideation by reducing reappraisal and increasing suppression. Conclusion: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s helpful to reduce the harm of depression to college students' suicidal ideation.

Key words: Depression; Suicidal ideation;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Mediation